

试论《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子”字后缀

李 扬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现代汉语词典》中“子”的处理根据读音分为实语素“子”和后缀两类。后缀是“子”的虚化用法。虚化“子”从共时角度来看具有层次性,从历时角度来看具有渐变性,前者反映后者,后者又是前者的根源。“子”的虚化分析建立在对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语料统计的基础上,由现状的分析溯源到历史的产生和发展,提出考察虚化的三个标准:词义的泛化、虚化,结构的固定化和语音的弱化。共时研究和历时考察的目的是对辞书编撰中“子尾”词的释义和分类处理提供规范标准。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虚化;“子尾”词;后缀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4-0030-03

“子”在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虚化趋势。实词虚化指的是词汇意义的弱化和转化,这种虚化通常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由实词转变为虚词,二是由实词虚化为构词虚化为构词语素。本文所讨论的“子”的虚化,主要是指“子”由实词向构词语素(后缀)的转化。虚化的过程是词汇义的消失,语法义的增强及在词中的位置逐渐固定的过程。虚化既是一种历史演变现象,也是一种共时状态。通过对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我们发现在1270条带“子”的词当中,有“子尾”词989条,占总数的78%。这个数据说明“子”作为后缀,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是现代汉语中重要而又常见的构词语素之一。

一、对现代汉语“子”的虚化分析

1.1 “子”的分类

由词根加后缀“子”构成的词,我们称为“子尾”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子尾词”的数目约占总词目的6%。“子”作为构词语素最主要的功能是整个词或短语具有名词的性质,这是后缀“子”所具有的语法意义。同时,有些“子尾”词还带有附加色彩。在语法结构方面,“子”大多位于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之后,有时还可以镶嵌在词或短语中间。下面我们尝试对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虚化“子”进行分类,以发现其规律。

A. 名+子

a) 词根不能单独成词的:

(a1)加“子”不改变词根义:桌子、椅子、房子、院子、褂子、帽子、桃子、栗子、盘子、筷子、勺子、驴子、骡子、靴子、袜子、蛾子、肚子、孙子。

(a2)加“子”改变词根义:棒子(玉米)、枋子(棺材)、姑子(尼姑)\汉子(丈夫)\行子(称不喜爱的人或东西)\镜子(眼镜)\局子(旧时指警察局等)\月子\驼子(驼背的人)\骰子(色子)

b)词根能单独成词的:

(b1)加“子”不改变词根义:厂子、车子、刀子、旗子、虫子、洞子、豹子、椽子、脖子、笔杆子、窗格子、称盘子、草垫子、地窖子、茶缸子

(b2)加“子”改变词根义:鬼子、海子、路子、票子(钞票)、纸叶子(纸牌)、胰子、窖子(妓院)、土狗子(蜈蚣)、笆篱子(监狱)

B. 形+子

a)指人,含贬义:痴子、呆子、疯子、傻子、瘦子、胖子、麻子、矮子、秃子、瞎子、聋子、跛子、哑子、小子

b)指物:单子、底子、浅子、辣子、缺子、豁子、乱子、(抽)冷子、半彪子、(扎)猛子、对子、荒子(毛坯)

C. 动+子:动词加“子”变成名词后,词义发生多种变化。

a)表示动作使用的工具:扳子、卡子、起子、垫子、划子、夹子、刷子、钳子、铲子、梳子、推子、剪子、刨子、背子、别子、掸子、挡子、兜子、钩子、叫子

b)表示动作执行的对象:呈子、挑子、摊子、顶子、驮子、结子、卷子(一种面食)、扣子、栽子

c)表示动作的施事者:报子(旧时给得官、升官、考试得中的人家报喜而讨钱的人)、贩子、浮子、拐子、禁子(旧时称在监狱中看守犯罪的人)

d)其它:不子(墩子)、耗子、合子(类似馅儿饼的一种食品)、化子(乞丐)、嚼子、落子(1指莲花落等曲艺。2评剧的旧称)

D. 量+子

a)成为名词:份子(送礼)、个子、片子、团子、根子、行子(称不喜爱的人或东西)、条子、位子

b)仍是量词,这些多是临时量词加“子”,而且量词前边常加数词“一”:(一)帮子(群、伙)、(一)档子、(一)口子、(一)

收稿日期:2002-03-15

作者简介:李扬,女,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掐子、(一)下子、(一)辈子、(一)程子、(一)棍子、(一)揽子、(一)撮子、(一)堆子

E. [名+动]+子:背搭子、表蒙子、苍绳拍子、当家子

F. 动+[名+子]:爱面子、摆架子、出贫子、搭架子、打圈子、吊膀子、逞性子

G. 形+名+子:大伯子、大舅子、小姨子、新娘子、暗楼子、左撇子、老花子

H. X+子+Y:冬子月、锭子油、棒子面儿、亭子间、鼻子眼儿、痱子粉、鼓子词、果子酱、孩子气、篙子杆、盒子菜、胡子拉碴、臊子骨

1.2 在对“子尾”词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依据的主要是结构标准,但在内部的划分上则考虑到了“子”在不同的词根或构词条件下的虚化程度问题。作为名词标志的“子”,除了A项b的b1)之外,其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构词成分,不能省略。虽然现代汉语中的后缀“子”都是以虚语素身份出现的,但这种虚化并不只是铁板一块,它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次。“其实,语素的虚实也并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程度的不同。”(赵元任1970)①特别像“子”这样在共时平面上既有实义性语素存在,又有虚化性语素存在的,内部必定会有程度的差别。实词的虚化在义项上也具有选择性,能够虚化的,往往只是某一个或几个义项。在“子”的所有义项中,含有“种子”和“小而坚硬的块状物或粒状物”的义项,其虚化层次较明显。如:原子、分子、离子等这一类仍含有较强的词汇意义,“子”还不能算是后缀,只能说它们处在过渡阶段。再向前发展,“子”的词汇意义变得模糊,语法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如:稗子、秕子、豆子、糜子、榧子等。所以吕叔湘先生把“原子”的“子”另划为“类后缀”一类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在已经虚化了的“子”当中也有程度差别的。虚化程度最高的要算A项b的b1)类,这类附加后缀“子”,已完全丧失了词汇意义,去掉它,词义基本不变。有些“子尾词”当中的“子”,我们透过它表面的语法意义,还隐约能看到其残留着的词汇义。例如B项的a)类和C项的c)类还有“子”的最初泛指人的意义在里边。当然这种词汇义与它所表现出来的语法义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了。在附加义方面,很多人认为“子”带有小称的色彩。邢公畹先生的看法是“指物的词尾‘子’所含‘小’义是从‘子’的‘子孙后裔’之义来的,因为子女之于父母,其始必有大小之殊。”②持与之相反观点的是赵元任先生,他认为“虽然‘子’的本义是孩子,可是作为后缀却没有指小的意思或轻松的口吻,只有名词化的作用。”③事实上,单音节词加上“子”之后,词义往往就由概括、抽象变得具体了。单独的一个词(词根)表达的是一个总体的属概念,加上后缀“子”之后就有了具体的所指,体现的是一个种概念。如“车—车子、虫—虫子、金—金子、刀—刀子”。这组例子中的前一个词的词义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表示的是整个属类,而后一个词就明显地含有指具体的某样东西的意义在里边,甚至可以用表特指的“这个”来修饰,至于说“子尾”词通常都带有贬义的色彩,可能是跟它最初指“儿女”,含有“小、晚一辈或低一个档次”的意义有关。所以这种贬义色彩多是出现在指代人的含义上。如:傻子、呆子、瘦子、矮子、瞎子等。

二、虚化“子”的定位和命名

“子”作为词语后缀的身份,现在看来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但在此之前,对“子”的分类还存在多种看法。王力先生把“子”看成是“记号”;邢公畹和任学良先生则把它归为词尾;吕叔湘先生把“子”分为两类,一类像“面子、样子”等的是后

缀,另一类如“分子、原子、电子、转子”等的是后缀。而赵元任的观点是“面子、样子中的‘子’是后缀,‘分子、原子’中的‘子’则是实语素。

名家说法不同,分歧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子”在词中位置的定名问题;二是“子”虚化的界定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差异很大,但实际上是名异实同。首先,王力先生把“子”称为“记号”。他对“记号”的定义是“一种附加成分,用来表示词或短语的性质的”。④可见,他的“记号”就是我们所说的词缀。其次,邢公畹和任学良两位先生把“子”归为词尾,但他们对词尾的定义是“词尾是词干的后加成分。和词头的性质一样,词尾也没有词汇意义,不能作为造句材料,只能作为构词成分。”⑤这里任学良先生对“词尾”的解释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它把词尾看成是词干的附加成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种词尾是构词成分,这与我们说的词尾只能做构形成分矛盾。看过他举的词尾(子、儿、头)的例子后,我们发现,任先生所谓的词尾,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后缀,他把词干等同于我们现在的词根,相应的“词尾”也就是现在的后缀。这种术语上的误差,造成了分析理解上的困难。

关于虚化“子”的界定问题,吕叔湘先生是把它分为三类。一类是实语素“子”,如:子女、鱼子、男子、铜子儿等。第二类是类后缀“子”,如“电子、原子、分子”等。第三类是后缀“子”,如:肚子、车子、瞎子、钳子等。而赵元任先生则把“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语素“子”,另一类是虚语素(后缀)“子”。两家的分法各有利弊。吕叔湘先生把“子”分为三个等级,这是较为细致的分法,他把还没有完全虚化,而又处在虚化当中的“子”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类,这种分法有利于对“子”虚化过程的考察,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观点。但不利的一点是,类后缀作为变化过程中的一类现象具有很大模糊性,不容易归纳和界定,词汇意义多一点则为实语素,少一点则为虚语素,难以把握。赵元任先生把“子”分为两类有他的好处,那就是容易分类把握,但不利的一点是,这种分类,我们看不出从实语素怎样向虚语素过渡变化,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分类观点。

三、虚化“子”的产生时间及考察标准

任何语言现象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共时状态往往是历时现象的一种折射和叠加。现代汉语中“子”的虚化的层次性实际上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它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不定型到定型的过程。但这种变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各家说法不一。王力先生认为“后符号‘子’字就比‘儿’字的来源早了许多,通行的地域也大了许多。非但表示‘小’的意义,象‘鼠子’之类来源很早,就是纯粹的后附加也远在唐代以前。”⑥邢公畹先生则认为“汉语里把‘子’或‘儿’加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音节(字眼)之后,使之组合成为名词,如‘骗子’、‘(豆腐)干儿’等,这种办法汉以前未见,唐、五代以后才渐渐多起来。”⑦刘叔新先生却说“组合型是从古代不断发展下来的,附加型却较晚产生而于现代才兴起。”⑧

《说文解字》中说“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入以为称,象形,凡子之属皆从子。”段玉裁的解释是:“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象物滋生之形,亦象人首与手足之形也。”可见,“子”最初进入词汇系统时,是以假借的身份来表示“人”这个实在意义的。《周易·序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这里“子”是“儿女”的意思,古代“子”多是用作此意。分开来说,既可以专用来指儿子,也可以

指女儿。例如《列子·汤问》：“子又生孙，孙又生子。”《论语·共冶长》：“以其兄之子妻之。”从段玉裁对《说文》中“子”的训释以及现有的材料来看，表示“儿女”这一实义应该是“子”最初的意义。

实词的虚化总是以词汇意义为基础的。从实义到半虚化再到虚化义的发展过程，是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历史现象。这里不只是词汇问题，还牵涉到语音、语法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语言内部演变和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任何语言动态的变化过程本身都没有很明显的界限，要想在渐变的沿流中，寻找突变的时间点，困难很大，这里涉及到对这一过程的切分标准问题。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认为确定词的虚化的产生过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词义上逐渐泛化、虚化，所指对象越来越不具体，直至完全失去词义，只具有语法意义。“子”的虚化的词义上很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郑笺》说“舟子”是：“舟人之子。”而《毛传》说：“舟子，舟人主济渡者。”后人把这里的“子”定义为“泛指人”。从表示“儿女”之义到泛指一切人，词义的范围扩大，意义界限也变的不明显了。《庄子·天下》篇：“丁子有尾。”成玄英疏：“楚人呼吓蟆为丁子也。”任学良认为“‘丁子’就是蝌蚪。这个‘子’是词尾，不是子孙的‘子’。”^[9]“丁子”的“子”是否已经完全虚化，还有待商榷，但这里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本义，可以指代动物的后代，甚至是更加抽象的含义，这也体现出词义的泛化、虚化特征。《孟子·离娄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刘熙在《释名·释形体》中说：“瞳子，瞳，重也，眇幕相裹重也；子，小称也。”如果把“眸子”看作与“瞳子”大体相似的话，那么这里的“子”就更加虚化了，从表示“儿子”之义，借用来表示小的或颗粒状的物体，并含有“小称”的意思，带有了明显的语法意义。邢公畹先生也认为“汉魏以后，渐有把‘子’字加在一个名词之后以表示细小之意的办法；在唐、五代以后就更其常见了。”^[10]如：

“贱平之后，方见面子。”（《旧唐书张睿传》）

“剪纸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宋书朱龄石传》）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古乐府《莫愁乐》）

唐代以前，“子”已有虚化的趋势，但实义性仍然很强，虚实的界限含糊。唐代以后，作为后缀的用法已经很普遍，说明这个时期“子”在词义上完成了从实到虚的转变。

其次，“子”在词中位置的固定，也促成和加速了虚化的过程。“子”在古汉语词中多处于偏正结构的中心位置。偏正结构的修饰语在前，所以“子”就经常位于词的末尾。但随着“子”的词义的虚化，它在词中所表达的意义越来越不重要，词义重心前移，加上它又总是处在末尾的位置，这种结构上的定形化为进一步的虚化创造了条件。如古代“妻子”是两个实语素的联合，但到了现代，“子”失去了实义性，成为单纯的构词语素。我们考察了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发现除了“子”作为插入成分放在词中的以外，所有的虚化“子”都是以后缀的身份出现。其中，词缀“子”放在末尾的有895个，占有虚化“子”的90.4%。可见，造成“子”虚化的原因，跟它位置的固定化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子孙”的“子”表示“儿女”这一实义时放在前面，而“孙子”的“子”作为虚语素就成为后缀。

再次，语音上逐渐从上声弱化为轻声，这是“子”虚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李宗江先生也认为“在汉语里与虚化关系最密切、最普遍的是由原调到轻声的变化。可以不夸张地说，凡是读为轻声的成分都是具有一定虚化程度的成分。”^[11]《现

代汉语词典》就把是否轻声，作为判断“子”的词义虚实的标准。例如：

实义“子zǐ”：哀子、长子、松子、子棉、扬子鳄。

虚化“子zi”：矮子、靶子、扳子、半吊子、笔杆子。

虚化和轻声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伴并存的。虚化语素最终会走向轻声，轻声的使用和扩大也会加速虚化的发展。所以要考察虚化的产生，首先要清楚轻声出现的时间。根据平山久雄先生的研究，本调为上声的轻声字组合成词时有两种情况：一种能把前头的上声字变调为阳平，如小姐、早起，一种不能，如椅子、耳朵。前一种情况的轻声产生较晚，而后一种轻声产生较早。并且他还认为“那些属于旧一层次的轻声字，本来也和前字构成重轻格式字组，因为它们作为词尾极为常用，说得特别轻，特别粗率，因而就失去原有的声调，竟变为不属于任何调类的轻声了。这可算是轻声这一‘消极调类’的产生。”^[12]但我们认为，轻声产生的时间不会太早，应该在中古。中古时期，双音词大量出现，入声韵尾逐渐消失，“子”、“儿”、“了”、“着”由实词虚化为词尾和助词，读音随之轻化，失去了明显的声调差别。^[13]既然轻声产生于中古，那么与之相伴的虚化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并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在此之前可能出现的虚化现象只是个别的、不稳定的，不能说是一种系统的语言现象。“子”由上声弱化为轻声，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变化。声母由清音[ts]弱化为浊音[z]。韵母由舌尖前音[ɿ]向央元音[ə]靠拢。如：盘子/Pán³⁵zə/、筐子/Kuāng⁵⁵/、柿子/ʃ⁵¹zə/。

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我们认为“子”的虚化用法可能出现的较早，但作为一种稳固的、特定的语言现象则产生于汉、唐之间。这一过程是“子”的词义逐渐减弱，语法意义慢慢加强的过程。

四、结尾

本文的考察分析是建立在对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所有“子尾”词的计量研究基础上的。在探讨了虚化“子”产生的时间及定位问题的同时，本文着重对现代汉语“子尾”词进行了分类研究，详细考察了虚语素“子”内部的层次性。本文计量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普通话词汇系统，但因为汉语中“子”的虚化用法用相当广泛，除了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类型以外，很多方言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用例。例如山西方言、徽州地区方言、闽方言等等。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较为详细地考察来对辞书编撰中“子尾”词的分类和释义提供有利的规范化标准，但仅就本文来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郭良夫. 现代汉语的前缀与后缀[J]. 中国语文1983. 4.
- [2][7][10]邢公畹. 语言论集[C]. 商务印书馆, 1983.
- [3]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商务印书馆, 1979.
- [4]王力. 王力文集(二)[C].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 [5][9]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6]王力. 王力文集(一)[C].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 [8]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商务印书馆, 1990.
- [11]李宗江.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 [12]平山久雄(日本东京大学). 从历时观点论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J]. 中国语文1992. 4.
- [13]向熹. 简明汉语史(下)[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